

和合兴,天下安

陆彩荣

历史长河奔腾不息,滚滚向前。某一天,国清寺的一对好友生成一段石破天惊而又饱含人生大智慧的精彩对话。寒山问拾得: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治乎?拾得曰:只要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

这段哲思,如今刻在木板上,挂在国清寺三圣殿的墙壁上。寒山与拾得也被后人追捧,成为和合文化的标志性人物,被称为和合二仙或和合二圣,在和合文化的传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和合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中国先人的处世哲学、人生智慧与价值追求,是中国古人对人类思想文化的重要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之江新语》中指出,我们的祖先曾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文化,而“和合”文化正是这其中的精髓之一。

面对百年变局与战乱交织的人间现实,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有识之士认识到:必须有一种力量去减少冲突、弥合分歧、消解战乱、减轻痛苦,让全人类和睦生存、和谐发展、和平进步的本人人权得到平等保障。这是古今中外的理想世界、大同梦想。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家、思想家弗朗西斯·培根说过:“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行动是思想的体现。”和合文化、和合思想、和合价值契合了人类内生的渴望与内心的呼唤,成为当今世界最稀缺的思想力量。和合观成为和平的压舱石、战乱的刹车片、生存发展的救生丸。

2021年起,本着弘扬和合文化、增进人类福祉的初心,中国外文局、浙江省委宣传部和台州市、天台县等携手,共同打造了和合论坛。4年来,论坛响应国家倡议,紧扣时代脉

搏,回应国际关切,围绕以和合文化传播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议题,扣准全球发展、全球文明、全球安全三大倡议,稳步提升论坛质量。4届论坛的主题相继是:和合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合文化与促进共同发展、和合文化与全球文明倡议、和合文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4年辛苦不寻常,终得和合起新潮。4年来,论坛形式不断出新,内容不断深化,规模不断拓展,影响力不断提高,一年一个台阶,“朋友圈”逐年扩大,传播效力日渐增强。2024年的和合论坛,有30多个国家、近300位中外嘉宾参加。和合文化国际传播大使聘任工作进展顺利,目前已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博科娃、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联合国前副秘书长索尔海姆、埃及前总理沙拉夫、国际特奥会执行委员斯蒂尔等5名重量级国际友人荣任和合大使,正在和合文化国际传播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浙江台州天台是和合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这里山水神秀,自古被誉为佛宗道源儒家文化要地。南朝昭明太子隐居于此多年,潜心学问,尤其是在《昭明文选》中收录了东晋文人孙绰的《游天台山赋》,将神秀峻极之状、灵仙嘉祥之美的天台山,展现在天下文人面前,成为墨客骚人的梦中圣地。李白、杜甫、孟浩然等唐代诗人游历于此,留下千首唐诗。诗颂天台,也成就了如今火热的浙东唐诗之路。每届论坛闲暇,主办方都会精心安排中外嘉宾参访天台山,感悟和合文化的内在生命活力。

置身于神秀山水与和合圣地,中外嘉宾无不这里的景象所吸引。联合国前副秘书长索尔海姆说:“天台是一个自然环境非常好的地方,有很多非常美丽的山脉和丘陵,非常

绿色。同时,它还有非常奇妙的历史文化遗产,自然与人文融合在一起,这是和谐的一个方面。和合文化非常鼓舞人心,希望世界上有更多这样的文化。”

埃及前总理沙拉夫认为,和合文化的价值观,比如和谐、和平、团结、合作,对于全球是非常重要的,可以通过电影、文学、艺术等多种文化产品去传播、推广。和合文化可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我们要共同努力将和合文化传播到世界其他国家,促进经济、文化与人文交流,改变世界的面貌。

2023年,第3届和合论坛期间,在参访完国清寺之后,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当场挥毫,写下4个大字:“友爱和合”,甚至将自己名字中的“由”字改为“友”字。他以一字之改,致敬和合文化。接受和合文化国际传播大使一年来,他在日本经常宣讲和合思想,积极推广和合文化。他认为,这是当今世界非常需要的,和合论坛自成立以来,在促进文明对话、推动各国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希望论坛继续为世界和平与文明融合贡献智慧力量,着力构建相互尊重、相互扶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接受和合文化国际传播大使的荣誉奖杯后,站在2024年和合文化国际传播论坛上,联合国前副秘书长索尔海姆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番肺腑之言。他动情地说:“所有太阳底下的人们,都应该好好合作、好好相处。无论是哪一种重大的全球事项,都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如果我们彼此之间总是抱着冲突态度的话,就非常难解决矛盾与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和合文化的精神、团结的精神是很重要的根本原因。”

作为和合文化国际传播论坛的参与者、推动者之一,置身于国际性的会场上,聆听着这些国际政要们发自内心的感受,亲耳听到

他们对和合文化的真知灼见,真切感受着和合文化磅礴而持久的生命力,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和合文化作为发端于天台山的传统文化,凝结着中国古人对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邃思考。其和而不同、和合共生、和实生物、厚德载物等思想的光芒穿越千年时空,依然照亮着人类前行的旅程。这是中国先人对于人类思想史的重要贡献,是引领人类向上向善的重要思想基础,是真正全面体现平等、民主、博爱、自由、发展、进步的人类共同价值的东方智慧,是减少并解决矛盾、冲突、纠纷的中国方案,更是引领人类走向美好未来的思想宝库。

1427年前,国清寺的创立者智者大师留下遗言:“寺若成,国必清。”智者之言,感天动地。

今天,我们更加清晰地感悟到和合文化之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强烈期盼和合理念在全世界大行其道。这也正是和合文化国际传播论坛的重要时代意义和当下的重大价值。

2024年的论坛当日,风停雨住,艳阳高照。与会的中外嘉宾为此欢欣鼓舞。次日,沐浴着蓝天丽日,与会中外嘉宾共同种下了10多棵和合树,国际和合林大观初显。这是美好的祝愿,更是衷心的祝福。愿和合之树枝繁叶茂,万古长青!埃及前总理沙拉夫夫妇及中外宾朋特意在他们各自种植的和合树前合影,留下美好的记忆。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青葱而壮丽的天台山作证,浩瀚而壮阔的太平洋作证:和合兴,天下安!让我们共同携手,为和合文化惠泽世界、为和平之光洒遍全球而不懈努力。

岁月悠然

又见宅沟清如许

陈汉忠

宅沟,它是我们江浙一带特有的自然景观。如果把万里长江比作奔腾的主动脉,那一条条波澜不惊的河流则是它的静脉。而更多星罗棋布、纵横交错的宅沟、民沟恰是它不可或缺

的毛细血管。宅沟自然也是千姿百态,最著名的要数江苏南通常乐镇附近清末四大望族之一的秦府宗雅堂宅沟了。秦府是个鸳鸯宅,东西两宅都有独立的四门宅沟,中间设一道两米多宽的桥。两条宅沟各自独立,却又相互依存。宅弄中间建有一座小石桥,既能使两沟互通,又使宅弄增色。其次,如清末状元张謇的问业老师徐云锦的东海堂宅沟,为烘托古宅之秀美,主人在宅沟外围植有一片竹林,后宅沟荷叶戏水,前宅沟老菱飘香,加上宅内建筑玲珑剔透、错落有致,更使宅沟生机勃勃、秀美如画。

不过历史有时也像故意捉弄人似的,那几条在海门陆地颇有名气的宅和宅沟都因战火、水利建设等诸多原因而湮没在岁月的烟云中,倒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宅沟,虽然也已面目全非,但终究至今还能寻觅到它的身影。

我外婆家在小镇西侧,那是一个周姓宅院。那条长方形的宅沟是七八户人家的生命之源,日常饮用、淘米、洗菜乃至灌溉菜园都仰仗宅沟。周家宅沟坐向朝南,北面的后宅沟水面比较宽,约有十五六米,东西长度大约五六十米,水深不足两米,清澈见底。

因宅外围各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民沟裹挟,宅沟与民沟之间形成一条狭长的宅弄。宅弄少说也有百十米长,宅沟流到南头拐角处,水面又宽了起来,继而东西水流交汇。前宅沟正中间早年有座小木桥,是连接宅院内外的唯一通道。有一年闹水灾,周家宅被淹,小木桥被湍急的水流冲走了。水退后乡亲们一合计,就在原来小木桥的位置筑了条泥坝。

路通了,周家宅恢复了宁静。有了泥坝,外婆也不用担心我过桥掉沟里去了,似乎又总觉得少了点什么。用现在的目光看,这自然少了小桥流水的诗情画意。但那时周家宅人似乎没有这个雅心,尚未温饱的人们追求的是实惠和一劳永逸的便利,他们对脚下这道泥坝的喜悦远胜那座被冲垮了的小木桥。

木桥没了,宅沟还在,沟里的水依然清澈,呷一口有一股甜丝丝的味道。水好则鱼丰,宅上人家联手买了几百尾草鱼、白鲢苗,投入宅沟中,加上宅沟里本来就有野生的鱼虾,整条宅沟充满了勃勃生机。

清晨,水面上弥漫着一层薄薄的雾气,刚刚长成半斤八两的鲢鱼就成群结队浮上水面,鱼嘴一张一合,动作整齐划一,犹如一队正在出操的士兵。一些调皮的草鱼,一边不时啄食沟沿边的青芦苇叶,一边戏闹着跃出水面,激起一圈圈欢乐的涟漪。

我记忆最深的要数一种野生的扁丝条,它细长条,但长不大,最多也就四五寸长,喜欢成群结队聚集在宅上人家淘米洗菜的地方。每逢有人淘米时,清水里泛起一股白色的米泔水,许多扁丝条鱼在浊水中追逐觅食。这大概是鱼儿最放松警惕的时候。此时,水浑了,小鱼的眼睛看不清了。混乱之际,你用空淘箕朝浑水中奋力一捞,准能捞上三五条小鱼儿。真应了那句浑水摸鱼的俗语。

宅沟水自成体系,与外界河流断绝,但可能地下相连,泥沙渗透,外河潮起潮落宅沟也有反应。你对它敬畏有加,它就还你丰茂和甘甜。早些年,生产队年年拖船进来隔泥,其实就是现在的清淤。那时宅上人还不大用污染这词,所谓隔泥也是为了积肥。

隔泥那几天,宅沟水浑得发黄,但几天后,宅沟水更清,水草更茂密,鱼儿更欢腾。队里隔泥积肥,无形之中为宅沟清除了淤泥,水体一年比一年好。

后来,实行家庭承包了,隔泥船也搁着不用了,宅沟水也在乡亲们不经意间悄然变化。那年夏秋之交,隔壁周大叔治虫回宅,顺手把两个空药桶在宅沟里洗了洗,这在乡下也算不了事,可偏偏就出事了。不知是农药残存偏多,还是宅沟污染积聚的爆发,总之,第二天早上,宅沟水面上漂起了大片的死鱼。侥幸还活着的也呆头呆脑在浅水中瞎晃荡。

宅沟大病一场,多亏在县中医院做医生的雨风舅舅见多识广,在他的提议下,大家一齐动手,把死鱼和腐败的水草等捞到岸上掩埋,再把两条宅沟的泥坝掘开,使宅沟的死水变活水,又把久违的隔泥船弄来清淤,前前后后折腾了半个月,才算把此事了结。宅沟活了过来,却再也没有回到从前。

又过了一些年,宅上通了自来水,宅沟的功能渐渐萎缩了。不仅宅沟,还有外面那些通潮河流的水,也渐渐浑浊起来,宅上人顶多只是在宅沟里清洗一下衣物什么的。不知从哪一年起,乡下平整农田,许多宅沟被填平了耕地,好在周家宅沟幸免于难,但宅沟的水面却日趋缩小,水也不再清亮,变得发黄发浊。渐渐前汀和东西边汀也干涸了。

前些日子回乡,却见沉寂多年的周家宅沟面貌焕然一新。曾经盖住了水面的枯枝残叶不见了,塌陷的沟堤得到了加固,一度泛黄腥臭的宅沟又变得清澈了。有几条扁丝条跃出水面,激起一圈圈小小的涟漪。村支书告诉我,当地政府专门拨出款项,对境内许多河沟进行了机械化清淤,而且不留死角,不做表面文章。正是:又见宅沟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诗味

短诗一束

在桂花盛开时

崔子川

这奔放的火球,擦亮黯淡的日子
如短暂的烟花

作威了一夏的太阳,不再滥用私刑
被夏蝉和蛙鸣囚禁的我
获准出门放风,携半卷诗书

头戴簪花身穿汉服的少女,缓缓
从深巷的桂树下走过
幽香在我头顶簌簌飘落,金黄的忧伤

心中的黑骏马早已放归南山
秋雨如针,散落松林
我须慢慢学会,敞开心扉,与天空静坐

大鱼的尾巴

平淡简远

谁会站在水中央
细数鱼尾摇曳
萍水相逢
有泪滑落脸庞
化作水中花

你翩翩然的转身
划出海天最绚丽的边界
朵朵浪花
拍打指尖光阴潺潺流觞
是我错
剪不断的绪言
于此处
心头
醉醒的声响

柚

王晓敢

一枚深秋的饱满果实
简化成酒量和浓度,然后
乘着它羊肠小道,与野山楂
一起私奔。相比之下
所到各处,宛如气功娴熟推拿
你所需的香气,是一种舒畅
当你悦目,黄色占山为王
偶尔透出纯洁的白
写在宋词里,还来得及补白
把这枚字的左边写成“酸”,右边写成“甜”
它们像两个孩子从树上跳下来
在地上争抢那两个被加持的果子
当放在一起时,它们相互碰撞
落入你破镜重圆

艺境



“浙江画院四十回望文献成果进京展”作品

《守望故园》 余昌梅

我的电影情怀

周光荣

一直以为,于我而言,电影是一种不散的情愫。

多年以前,我看的是露天电影,那时候,风会吹动银幕,连喇叭里传出的声音,也是缥缈着钻进我的耳朵。我被密集的看电影的人群包围着,被他们说话和嗑瓜子的声音包围着。我沉浸在电影情节中,比如《卖花姑娘》,比如《南征北战》,经历一场又一场的电影人生,这些人生像泛着白沫的海潮,一次次冲刷与掩盖我的记忆。我喜欢那样的观影感觉,喜欢夏日的炎热和冬天缩着脖子的感觉,当然还有春与秋的舒畅。

银幕上的种种,是我梦的一个部分。然后,是到电影院看电影了。在上世纪80年代,文化活动不多,买到一张电影票很吃力。碰到好的片子,要排长队,甚至在排队过程中挤伤了人。小伙子姑娘谈恋爱,也爱去电影院。看电影,怎么说也是一件比较时髦的事。

再后来,电影分成小厅了。小厅环境好,音响效果也非常逼真。所以,我比较喜欢在小厅看,我觉得那才是与电影相匹配的

观影场所。你更容易进入电影,与电影里的人物一起哭泣或者欢欣。

差不多同时出现的是VCD和DVD。当时,在大城市,电影仍然走俏,小厅不少时候是满的。在小城市,电影相对冷淡些,农村就更少有人看了,人们远离了电影院,电影可以在电脑上看,还可以在手机上,可以搓麻将、泡酒吧、唱卡拉OK、跳广场舞……

更多的不那么忙碌的人,会把时间留给韩剧,留给肥皂剧,留给那大把的眼泪剧和无比绵长的戏说剧、宫廷剧……电视于我而言,最基本的用途,大约是可以看看新闻。因为我在电影里看不到新闻。

我喜欢看的电影,往往是艺术类的小成本电影,比如《那山那人那狗》,比如《暖》,比如《周渔的火车》,比如《我的父亲母亲》,比如《山楂树之恋》等等。在无数个与电影相遇的时候,我会把心放低,把事情放到脑后。我认为这是我的一种最愉快的精神生活。

所以,我离不开电影。电影《西施眼》的

创作,也是缘于这样的一个情结。我不是高明的编剧,写剧本只属于玩票性质,写的时候无意识中,总是往那些我看过的艺术电影上靠。当我在看样片的时候,看到黑瓦白墙,看到大片的干柱屋后山染满秋意的黄叶,我的心为之惊悸。我想要的,就是这样的安静呐。我想要的电影,也是安静的电影啊。

后来和央视电影频道合作,创作过《甘溪纪事》《雨伞斑斓》《鸡毛蒜皮也是事》等作品。一部是农村的环保题材,一部是民营企业题材,一部是反映“枫桥经验”的题材。因了这个关系,我多次参加电影频道一年一度的百合奖颁奖晚会。每年在颁奖会上,总能见到一些名导演、女演员、名编剧。

有一年春天,我赴京到紫竹院的香格里拉饭店,参加电影频道工作会议和第八届电影百合奖颁奖典礼。会场上来了不少名人,有导演田壮壮等,也有演员葛优、宁静等。葛优上台颁奖,玩起他的幽默。他叫,一、二、三,请看大屏幕。大屏幕放映起了获奖的电影片段。

因为心向往之,我一次次拿起笔来。当笔下的文字,幻化成镜头,在全国各地传播,我能感知创作带来的这种愉悦。根据2007年电影纵览统计,于当年10月11日晚上黄金时间作为党的十七大献礼片播出的《雨伞斑斓》,收视率为百分之一零,位电影频道当周排名第四名。2020年在电影频道播出的电影《鸡毛蒜皮也是事》,这几年已播映了六七次,而于2002年首播的,由管虎导演、马伊琍主演的电影《西施眼》,这20多年来差不多每年都会播出。我想,这就是艺术电影的生命力。

电影,陪伴着我一路走。我不能算是一个电影人,如谢晋导演,把一生都献给了电影事业。我只能算是一个沉浸其中不能自拔的影迷,一名玩票的电影创作人。我想,余下的岁月,我仍会去电影院看我喜欢的电影。如果有可能,也许还会有可能再策划编剧一部小电影玩玩。

电影情怀,我心中永远不败的一道风景,那传神的声与影,温暖着我此前此后的所有日子。



剪纸秋果丰收 沈光祖